

## 原来如此

“衣冠禽兽”原本是赞誉

如果你说某人是“衣冠禽兽”，对方听到了肯定会气得七窍生烟！但是在中国古代，“衣冠禽兽”曾一度作为赞誉来使用，被别人称作“衣冠禽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衣冠禽兽”一词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史料记载，明朝，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绣兽，因品级的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所以，当时的“衣冠禽兽”是赞誉，颇有令人羡慕的味道。到了明朝中晚期，由于文官武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老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衣冠禽兽”开始有了贬义，其贬义之称，最早见于明末。清代以后，遂用做贬义，泛指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的人，比喻其道德败坏。

——原本一个令人受用的褒义词，最终却演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因此更加说明，权力是老百姓给的，你再位高权重，也决定不了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偏向何方！

为什么叫房东而不是叫房西

高房价让人望而却步，许多人只好选择租房，于是，城市里有了越来越多被无数人艳羡的房东。但对许多80后来说，做房东暂时还是个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不过，我们至少可以问一句，为什么是叫房东而不是叫

房西呢？

原来，中国自古以东为上为东，所以东房就是上房，而上房多是主人或家中最权威的人的住房，连晚辈和手下都没有什么机会住，就更不要说出租给外人了，所谓的房东就是住在东首上房的人。另外，“东”在古代还代表主人、主位的意思，所以我们平常说的“做东”、“东道主”中也包含了这个意思。

——原来从古至今，房东都代表着一种权力，不同的是，古代多体现在家庭地位上，现代则是经济能力的一种标志。

“夜郎”不是翩翩公子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夜郎自大”来比喻某些人骄傲无知的肤浅自负或自大行为。不过夜郎自大虽然是用来形容人的，但“夜郎”并不是对一个男子的称呼，而是中国汉朝时的一个小国家！

夜郎国土很小，百姓也少，物产更是少得可怜，但与邻近国家比，夜郎这个国家又是最大的。夜郎国的国王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因此就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有一天，夜郎国国王与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这里哪个国家最大呀？”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就说：“当然是

夜郎国最大！”再遇到高山、河流，部下也是这么迎合他。从此以后，无知的国王就更相信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有一次，汉朝派使者来到夜郎，骄傲又无知的国王因为不知道自己统治的国家只和汉朝的一个县差不多大，竟然不知天高地厚问使者：“汉朝和我的国家哪个大？”

——自视甚高可以理解，但前提是目光远大，而不是自我封闭，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相濡以沫”的感情并不伟大

我们现在常用“相濡以沫”这个成语来歌颂美好坚贞的爱情。但实际上，现代人对“相濡以沫”的理解只是对古文的一种“断章取义”。

“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大宗师》，原文为：“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口）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原意是：“泉水干涸了，两条鱼为了生存，彼此用嘴里的湿气来滋润对方，延长生命。与其在死亡边缘这样挣扎，还不如回到大海里两相忘怀。”可见作者的原意并不赞成“相濡以沫”延续生命的方式，人们现在的用法只是截取了古人话语的前半句，而误解了古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经常使用“相濡以沫”，我们也常常听到“不如相忘于江湖”，但很多人不知道原本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古人要表达的那种意境让人回味无穷，今人的断章取义却总让人觉得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摘自《晚报文萃》

刚做了20年，他就是一次宴会中狂吃龙虾、鱼子酱、德式泡菜、鲱鱼和香槟，吃过这些后，他还没忘吃了14份自己最爱的甜品！他就这样折磨自己的消化系统，并最终搭上了性命。

英国国王亨利一世最出名的故事是在围猎中杀死哥哥，坐上王位。但是他把自己撵死，也是事实。他一口气吃了太多鳗鱼，在痛苦中死去。

小说《名利场》的作者萨克雷是个有名的工作狂，但也是个吃喝狂，他常常饮食过量，导致肠胃系统受损，影响了正常的消化。在享受了人生最后一顿美味——两份牛排和五个热狗肠之后，在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死于家中，那时他才52岁。

摘自《羊城晚报》

## 被食物撑死的名人

何来

亚历山大大帝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宴会狂”。有时，他在饱餐一顿准备就寝的时候，遇到朋友的邀约，便会不假思索地奔赴“第二阵地”。他可以连续胡吃海喝两天，不用休息不用睡觉，直到自己身体实在受不了。一次宴会后，亚历山大在过量饮食后突然病倒，并在10天后离世。

美国第12任总统扎卡里·泰勒，在上任16个月，迎来了美国

国庆日庆典，当时正值盛夏，他在庆典中吃了太多的冰镇牛奶和樱桃，这让肠胃不堪重负，不久就病倒了。5天后他死于肠胃炎。

奥地利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去世后，医学学家们在莫扎特去世前写下的书信中发现，他不久前吃了太多的猪排，猪排没有完全煮熟，造成了寄生虫感染，导致不治身亡。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是瑞典的国王，于1751年至1771年在位。皇帝

## 人体的“左右法则”

任秋凌

近日，美国“趣味科学网”撰文指出，手、脚、眼睛、耳朵里面藏着不少“玄机”。

男性用左手的多。男性使用左手的几率比女性高出了3%。此外，左手的温度比右手高，右手的力量比左手大。

关于手，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趣闻。第一，手泡在水里不仅起皱还不能出汗。向手掌皮肤传递感觉的神经被切断，该部分的皮肤会变得麻木，手潮湿时，就会出现这种现

象。第二，别看手掌不大，它的容量可不小，每只手不仅各有29块骨头，还被30多条动脉和众多小血管滋养着。第三，把手指绷紧，通常情况下，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只能倾向中指弯曲，而不能竖直向上。这是因为，手骨骼位于手掌外侧的面是直的，内侧的面是弯曲的。

刚出生时左脚没反应。研究发现，刺激新生儿的脚底，右脚多会做出反应，左脚却无反应。到了20~50岁之间，无论男女，左脚接触

地面的面积比右脚大。而且，在站立和活动时，左脚主要起支撑地面的作用，右脚主要用来做各种动作。

右眼使用频率比左眼高。右眼的使用频率比左眼高一倍，而且主要使用右眼的人，90%的视觉任务都靠右眼完成。

左耳听力好，右耳记话牢。无论在任何音频下，左耳识别声音的能力都比右耳强。但是，右耳听到的话记得更牢，因为右耳听到的信息会转入左脑进行处理，左脑的记忆力比右脑好。

不同情绪用不同鼻孔呼吸。人在情绪波动时，多用右鼻孔呼吸，情绪稳定或犯困时多用左鼻孔呼吸。大多数人的鼻尖偏向左侧。

摘自《生命时报》

## 荷兰：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朱夕朝

在荷兰生活的头几个月里，让我最为痛恨、寝食难安的是一个数字：52%——荷兰人必须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愤怒渐渐被隔三差五发生的事平息了。一天，有两笔“神秘”的钱汇入我的账户，每笔大约410美元，备注栏写着“住宿和教科书费”，付款单位是社会福利局及社会保险银行。

之后，每隔4个月，社会保险银行都会“不动声色”地给我的账户打入665美元，注明是“儿童福利补贴”。后来我了解到：荷兰政府提供儿童福利补贴以帮助父母解决子女抚养费用。任何在荷兰居住的父母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季度补贴，直到子女18岁。

那年5月，一笔总数为4265美元的意外款项打入我的账户，这笔

钱是旅游费用。在荷兰，每年5月，几乎每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都会有这样一笔度假金。即使是失业者也不例外，理由是：如果你得不到休假，你就会变得忧郁沮丧、萎靡不振，这样的精神状态岂能找到工作？

怜悯穷苦是奠定荷兰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多花钱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是荷兰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新修订的荷兰医疗福利方案仍在着力扩大基本医疗的范围。我在荷兰待的时间越长，觉得生活中与整个福利体系可分离的东西越少。在荷兰，人们相信的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而是社会。

摘自《都市文萃》

完全靠石头之间的犬牙交错互相咬合。父亲说这样纯粹依靠石头之间相互挤压连接，比起抹泥要省事得多，并且不怕雨淋。

院墙快要垒完的时候，哥哥又忍不住向父亲推荐那两块大石头。父亲摇了摇头，说那样的光滑石头放在上面容易滑落。

最终墙垒好了，那两块漂亮方正的大青石还是没派上用场，冷冷清清地趴在房前。一直到现在，它们还是趴在泥土里，并且因为屡屡磕破小孩的膝盖，父亲几次都表示，要将它们扔出去。

即使是栋梁之材，也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那两块大青石是如此，对我们的人生来说也是如此。

摘自《金融博览》

## 找准自己的位置

晓蓉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大伯家盖完房子，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石头，就跟父亲说，找时间运回去吧，正好垒道院墙。

我和哥哥推着独轮车一趟趟地往家里搬运碎石头，大伯出来跟哥哥说：“把那两块也拉走，我家房子盖完了，用不上了。”那是两块方正正的大青石，本来是用来垒山墙的。哥哥很高兴，把两块石头运到家，还专门放在房前檐下，没跟别的碎石头放在一起。

开工时，先在该垒院墙的地方挖了一道浅沟，用大木桩子夯实，然后挑了几块大点的石头铺在最下面，就开始垒了起来。哥哥有意让父亲看他运回的那两块方石头，父亲摇摇头，说打地基用那样光滑的石头基础不稳，上面的石头跟它连不到一起，压力一大就容易滑动倒塌。

让我惊奇的是，他们垒墙竟然不抹泥和石灰，而只是拿把瓦刀敲敲打打，根据石头形状一层层铺设，

## 特别开心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邻居

我还在上海。老婆在电话里说，她们娘俩被人欺负了。我头脑轰的一声，脑海中立即出现了一些人和事。然而电话那边却笑出声了，“小鸟又把我们的烟囱占啦。”

住宿楼坐落在汤山脚下，也可以说在汤山半腰的树丛中。身后是汤山的郁郁丛林，旁边是绵延的茅草坡。再往前，是半汤温泉疗养区。市区的那一边，是方圆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巢湖，风光更加秀美。清晨与黄昏，各种鸟儿在树丛或竹林中鸣叫，其声震耳欲聋。我家在汤山最西边的半坡上，白天和晚上，无数的小生物：甲虫、斑蝥（也叫打屁虫）、瓢虫、蜜蜂、蝴

蝶，还有蚊子，蛾子，争先恐后地在纱窗上撞击，小鸟也在窥伺它邻居的漏洞：雨棚呀，空调孔呀，等等，想住进所谓的“人才楼”。

有一对情侣小鸟看中了我家的烟囱。很多天，我们注意到，烟囱出烟效果越来越差，经常在做饭的时候，听见烟囱里有噗噗通通的声音，后来还听见有小鸟的叫声。在一个下午，我趁她们娘俩上班上学，打开了抽油烟机。哇，果然有一个小鸟的窝，茅草和棍棒把烟囱塞得严严实实。这些杂草居然装了半袋子，到窝底，还摸出了四个绿色的鸟蛋。我以为孩子一定会很喜欢，就把它们装在碟子里。可是放

学后，她问，蛋里面有小鸟吗，它们的妈妈呢。我很愧疚，她妈妈也是。她会不会经，如果会，肯定会念的。

现在，那一家被我赶走的小鸟又回来了，它们居然还孵出了小鸟。做饭时，经常听到油烟机里唧唧的吵闹声。哦，它们也开饭了。老婆问，小鸟什么时候长大啊，长大了我们就把它们赶走。是啊，再不赶走，我们新装修的厨房就废掉了。老婆看着我，你得拿一个主意，你是一家之主。

我怎么办呢，一边是老婆和孩子，另一边也是老婆和孩子。我承认，与我友善而无知的邻居相比，我是强者，它们是弱者。但我反对弱肉强食法则，如果我认可自己对弱小邻居施暴的合法性，必将要认可这个世界上所有更强者对我施暴的合法性。

很想和那个鸟爸爸坐下来，喝一杯，商量一下，顺便说说我的难处。

摘自《文苑》

重要的字句。那位老哲学家最后向国王报告的全文是：“生命就是上帝派遣一个灵魂到世上来受苦，然后死亡。可是由于这个人的努力，他所受过的苦，后人不必再受。”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但是所有的仁人志士在撒手西归之际，世上的灾难、缺陷、危机，都会比他呱呱坠地时要减少一些；有人减少了水灾，有人减少了天花、小儿麻癖症，有人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隔阂……

难道不是吗？您说呢。

摘自《躬耕·情感人生》

理由很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心里早已预备好了两种答案。所以，给他其中任何一个答案，都是意料中的。

原谅他人的错误，不一定是美德；漠视他自己的错误，倒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释放。

过分为己，是为自私自利。完全舍我，也是虐待了一个生灵——自己。

摘自《三毛文集》

## 一件倒霉事

李冬梅 译

有一天，我在一辆废弃的汽车里过夜。那辆车没有马达、方向盘和轮子，没有锁，所以肯定是废弃的汽车。

我为什么要详细地讲这些呢？因为出交通事故了。夜里我看见一辆进口车在公路上飞驰，是一辆切诺基牌吉普车。本来我住的那辆破车原地未动，停在离公路100米远的排水沟里，而那辆吉普车在公路上跑，公路两边还有护栏，它永远不应该追上我……可司机喝多了，所以就追尾了。

这就是这次交通事故的全过程。他们那辆吉普车什么事也没有，可我那辆破车被撞得面目全非。

车里的人都爬了出来。他们一共4个人，个个比我高大威猛。其中司机最清醒。他们一下车就冲我嚷嚷：“你怎么回事？你这条狗！”

我给他们道了歉。但他们仍然不依不饶：“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再没……没地方停车了？赔我们4000美元！”

我说：“我没有。”

“这……这我们不管。你……你把别墅卖了。”

“我没有。”

“那把公寓卖了。”

“也没有。”

“那我们跟……跟你的孩子要！”

“我没有孩子。”

“我们要你……你老婆！”

“我也没有。”

他们一听，马上回过头去商量对策。一个家伙说：“咱们杀了他就什么也弄不到了。这样咱们丢面子。丢面子的事咱们可不能干。”

另一个家伙说：“你们听我说。

咱们先给他买一套别墅、一套公寓、一辆车，再给他一些钱。然后让他开车撞咱们。等他撞了咱们，咱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回来，最后杀了他。这样咱们就不丢面子了。”

接着，那个看上去最像知识分子的家伙开了腔：“哥们儿，你别无选择了。我们商量好了。3天后我们就把钱、车、三居室的公寓和别墅给你弄来。”

我们最后定下来，在第4天下午3点整，我在这个地方开车追上他们，既要撞上他们的车，又不能撞得太重。

我洗了澡，刮了脸，还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因为他们已经答应把我葬了，而且是葬在本市一家知名公墓。3点时我如约而至。

但就在追上他们之前，他们先追上了一辆奔驰。他们的车被撞飞了……

现在我有别墅，有公寓，有车，还有钱……扔了吧，舍不得。可谁要是想杀我吧，还真就值了。

你看，我就遇到了这么一件倒霉事。

摘自《海外文摘》

识，画我干啥？”郑某一本正经地说：“我没画你。”那妇人说：“你看我一眼画一笔，看我一眼画一笔，还不承认！”说着就要翻郑某的上衣口袋。郑某哪里肯让，二人便争执起来。附近的乘客都围过来看热闹，人越聚越多。

列车长闻讯赶来。她问明情况后对郑某说：“你一个大爷爷们画人家妇女，这很不礼貌。”

郑某说：“我根本就没画她。”列车长说：“事实胜于雄辩，你把本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谁是谁非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郑某说：“既然列车长这样说，那就看吧！”说着把本子从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列车长。

列车长见是一个崭新的图画本，整个本子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是在第一页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动物，原来是一只兔子。

列车长拿着本子让那妇人看，问道：“这是你吗？”

妇人无话可说，众人哄堂大笑。

摘自《城市晚报》

## 这是你吗

曹景荣

郑某为人机智诙谐，又善画画，经常见景生情，画出许多有趣的东西来。

这一天郑某和朋友一起坐火车外出，坐在一节不对号入座的车厢里。当时车上乘客比较多，座位有些紧张。不少人由于没有座位，只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一个妇人除了自己坐一个座位外，还用两只手套各占了一个座位。有人要坐，她说：“有人。”又有人要坐，她还说：“有人。”这时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儿走过来，对妇人说：“我先坐一会儿，歇歇脚。那个人来了，我就给他让出来。”妇人仍然不同意，还恶狠狠地瞪了老头儿一眼。老头儿无奈，只好站在过道上。妇人一个人占了三个座位，十

分得意。火车开动了，她竟然栽歪在三个座位上，掏出“万宝路”香烟，开始吞云吐雾。

郑某和他的朋友就坐在妇人的对面，妇人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在眼里。朋友是个很正直的人，他想劝那妇人几句，却被郑某悄悄地制止了。

郑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和一个三十二开的本子，坐在座位上画起画来。

他看一眼那妇人，在本子上画一笔，再看一眼那妇人，又在本子上画一笔。

几分钟的工夫，郑某画完了。他合上本子，把它又揣进上衣口袋里。那妇人见郑某画自己，岂肯罢罢甘休，便问郑某：“你我素不相